



为鸟儿拉上窗帘

□ 田秀明

我家住在三楼，房间的窗户正对着路边的一棵悬铃木树，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把一树叶洗刷得油嫩嫩的，翠绿绿的。树是鸟儿的家，有树的地方总是少不了鸟儿的身影，鸟儿在枝叶间雀跃着，一声声鸟鸣如雨滴般滴下来，那样圆润，那样水灵，滴进人的耳朵里，也滴进人的心里面，酥酥的，痒痒的。

窗户外面安装了一个不锈钢雨罩，窗台上摆放着两盆花草。几天前的一个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“咕咕咕，咕咕咕……”几声清脆悦耳的鸟鸣从窗户外面传来，我起身轻轻拉开窗帘，两只灰色的斑鸠，一下子受到了惊吓，扑棱着翅膀闪电般飞到了路边的枝叶间，“咕咕咕”地鸣叫着。我低头一看，窗台上靠近窗户的地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手掌大小的鸟窝，想必刚刚飞走的两只斑鸠在这里安上了家。我担心惊扰了它们，又轻轻地拉上了窗帘。

妻子觉得奇怪：“天都快亮了，窗帘怎么又拉上了？”说着走过去要拉开。我连忙拦住说：“别动，窗台上做了个鸟



窝。”“啊？”妻子兴奋地要拉开看看，我拉着妻子来到阳台上，偷偷瞄了两眼。记得作家陈忠实在一篇文章里说过，“斑鸠的窝搭得粗糙，横竖搭置成一个浅浅的潦草的窝。”还真的是，一堆长短不一的枯树枝，横七竖八地堆成了一团，粗糙而潦草，要是放在别的什么地方，还真看不出来是个鸟窝。

两只斑鸠忙碌着，一会儿飞进来，一会儿又飞出去。妻子怕斑鸠饿着，趁斑鸠不在的时候，用小碗装了一些米饭，又加了些开水，放到鸟窝的旁边。前天我下班刚一进家门，妻子就惊喜地告诉我：“下蛋了，斑鸠下了一个蛋。”“一个蛋？鸟儿不都是下两个蛋吗？”妻子也疑惑：“难不成它们生的是独生子？”我笑着凑

近了阳台。

一只体态丰盈的斑鸠趴在鸟窝上，见有人来，斑鸠伸长了细细的脖颈，歪扭着小小的脑袋，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来转去，还不时地挪动一下身躯，那架势是想着要飞走，又丢不下窝里的鸟蛋，见斑鸠如此局促不安，我连忙缩回了身体。慢慢地，看的次数多了，斑鸠不再那么紧张，有时候我推开阳台上的窗户，斑鸠也好像熟视无睹，闭着眼睛，身体蜷缩成一团，紧紧护着窝里的鸟蛋。

斑鸠孵蛋一点儿也不含糊，一只斑鸠飞出去觅食，另一只斑鸠就会趴在窝里，鸟窝从不会空着，或许这就是鸟儿的的天性吧。看着鸟窝上静静趴着的斑鸠，我的心里莫名地有了一丝感动，也许要不了几天，一个新生命就要在这里诞生，慢慢地长大，羽翼渐丰，身体渐劲，飞向更远更高的蓝天。

人们常说，“劝君莫打三春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”。为鸟儿拉上窗帘，只是举手之劳，能与鸟儿为邻，聆听鸟儿的歌唱，生活才是美好的，也是温暖的。

炒杨花

□ 赵家栋

故乡在泰山下，农家常用杨树花来做小豆腐。杨树花，俗称“故事芒”和“无事忙”等。我觉得把杨树花叫“无实芒”更贴切。因为，杨树只开花不结果。

地方名吃“泰山三美”菜中的豆腐，别名“大豆腐”。我的父老乡亲管豆腐叫大豆腐，是为了和荒年代粮充饥、丰年尝鲜的“小豆腐”区分开。小豆腐是农家用植物的叶、花、茎、根、秧等，加豆面做的食品。做小豆腐，又叫炒小豆腐，“炒”字分开为“火”“少”，意为小火慢慢蒸煮，一个“炒”字，用在此处，甚妙。如今，小豆腐作为家常菜上了大宴席，用花生油加葱炒过的杨树花小豆腐卷煎饼吃，是我所爱。

我生在上世纪50年代，那时农业生产低下，谈不上什么机械化、电器化，农家大多半年糠菜半年粮，做小豆腐吃了嫩芽吃老叶，萝卜缨子、地瓜秧、白菜疙瘩、白菜帮，掺上杂粮度饥荒。杨树花期短，只有三五天，每年能吃上次杨树花小豆腐，是梦想，是奢望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定居泰山丽区，记得刚来那年春天，见金山公园高大的杨树，毛毛虫似的杨树花落满地，捡时，触感很像是纤纤玉手一样柔软细腻滑嫩，我喜滋滋地捡回家焯水、浸泡后，做了一锅小豆腐，其苦无比。原来，不是所有的杨树花都能吃。

杨树高大、挺直，它的花语是“坚强不屈”。在我国各地的杨树有50多种，此外还



有很多变种、变型和引种的品系。究竟哪种杨树上的花能吃，哪种不能吃？我查阅手头资料也没弄清。陆放翁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中说，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须知此事要躬行。”有道是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退休那年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我到泰山万仙楼北溪东打水，泉西北边有位老者在那高高的树下捡杨花，仔细观看，正是我苦苦寻觅的、梦想中童年里的毛虫山岭间这种家杨已绝迹。杨花始盛开，无忧无虑地飘落，因为稀少，我边帮老者捡边与他闲聊，他说只有这种家杨树上的花能吃，像大路两旁广泛种植的花白杨树上的花不能吃。这种家杨花，有的地方管它叫“故事毛”，有的管它叫“无事忙”，人们喜欢叫它“无事忙”，因为它总是随风摇摆，看起来很忙的样子。虽然这名字听起来有贬意，可它是一种很好

吃的树上野菜。

“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与鹤发童颜、好客健谈的老者在溪边捡杨花，让我想起苏轼《水龙吟》咏杨花的千古名句，这是苏轼少有的婉约之作，他写杨花的缠绵悱恻，喻游子孤独无奈的悲伤之情，感人至深，让人过目难忘。苏轼诗中说，若把杨花分作三分，那么三分之二落在了地上，三分之一落在了水中。苏轼的诗，应了我眼前的景。

我与老者惜别，他执意送我一袋杨花，说：“别嫌少，加点儿韭菜或小葱炒着吃，一盘可口菜！”在溪边、石上、坡下捡这点点儿刚落下来的杨花不容易，我婉拒，说：“想多捡点儿做小豆腐。”他笑笑说：“近两三天，这里杨树落花多，想多捡，得早起早来。这里捡不够，上山盘道‘风月无边’刻石东边溪旁的家杨，过个三五

天去正好；再往上斗母宫后、去经石峪的石桥东还有，只是越往山上，杨花开得越晚。”

翌日晨，遵照老者的指点，我去捡杨花至万仙楼北泰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时，老远就看见山溪东泉水边杨树下手电筒光闪烁。《增广贤文》中说，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早行者，正打着手电筒捡杨花。树少人多，要捡上能做一锅小豆腐的杨花，难。

今春，我在岱下黄金巷早市见一老太太卖山珍，她的野菜论堆论袋卖，一堆一袋一盘菜。老太太满脸菊花似的皱纹，让我想起逝去的饱经沧桑的娘，60多岁时，还用那双裹过又放开的玉米穗似的脚蹬着三轮车去卖自产的水果。我欲将那些杨花全买下，老太太说：“一袋十块，五袋给四十块钱就行！”拿好杨花，我递上50元，示意她不用找钱了。老太太忽地站起，硬给我让上一袋野生珊瑚菜。

回到家，在农村长大的老伴儿欣喜无比，用杨花等做小豆腐，是她拿手活。先将择洗净、焯水、浸泡过的杨花切碎，掺上豆粒放锅中，加水后，在上面插出一个个蜂窝似的、指头般粗的孔，蒸煮结合，水干不糊锅、小豆腐熟，撒上盐拌匀即可食用，剩余的分袋冷冻，随时从冰箱取出尝鲜、解馋。遗憾的是，故乡现今见不到柴火灶上大铁锅里做小豆腐的同时贴饼子，这饭菜一锅做的农家主妇厨艺失传了。

读书与人生

□ 汪亭

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读书，兴趣至关重要。只有好奇热爱，才会潜心钻研，以它为乐。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提到，读书治学有三重境界。

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这是第一重境界。学海浩瀚，无边无涯，成大事者必须登高望远，瞰察世象；而后明确目标，持之以恒，锲而不舍地去追求。

第二重境界：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句告诉我们，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。几千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就说过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文学家韩愈也曾劝告：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在读书治学的道路上，没有捷径可走。废寝忘食，勤学苦读是必不可缺的。

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经年累月的潜心修研、熟读精思方可豁然开朗，有所领悟。这第三重境界，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，需要靠各人的修行和悟性。

王国维的“三境界”适合每一个人。不论你聪颖过人，还是天资愚钝，只要循序渐进，总会有所得，有所悟。只是，在繁杂忙碌的尘世中，大多数人选择闲时乱翻书，看过忘过，得过且过。

汉代思想家王充说：“人不博览者，不闻古今，不见事类，不知然否，犹目盲、耳聋、鼻痂者也。”古今中外，但凡学者大家，无不勤奋好学、博览群书。杜甫的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是勤劳加天分的。现代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就是一例。在清华大学，曹禺用三年时间读尽图书馆里收藏的戏剧剧本。之后六个月他全神贯注地写作，终于在1934年创作出经典戏剧《雷雨》。

近日，读到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的禅语：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看山仍然是山，看水仍然是水。读书亦如这禅语。初读之时，充满好奇，看到的世间万物都是原本模样。再深读细读，才发现世事变化莫测，开始迷惑、彷徨、挣扎。最后，看尽书本千万册，一切又还原如初。

读书，先好奇热爱，再潜心修研，最后顿悟开化。人生与读书，异曲同工。怀揣一颗好奇心，随时光走过少年、青年、中年，历经世事万千。人到暮年后，雨洗尘埃，心如浮云，淡定从容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